

我摺疊著我的愛

席慕蓉



我摺疊著我的愛

席慕蓉



我摺疊著我的愛

作 者／席慕蓉

發行人／簡志忠

出版者／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 話／(02) 2579-6600・2579-8800・2570-3939

傳 真／(02) 2579-0338・2577-3220・2570-3636

郵撥帳號／18598712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副總編輯／陳秋月

主 編／林慈敏

責任編輯／謝 晴

美術編輯／陳正弦

印務統籌／林永潔

監 印／高榮祥

校 對／席慕蓉・周文玲・謝 晴

排 版／陳采淇

總 經 銷／叩應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

印 刷／祥華印刷廠

2005 年 3 月 初版

2005 年4月5刷

定價 240 元

ISBN 986-133-058-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【代序】

關於揮霍

錦媛：

功課忙嗎？我可以想像你在書桌前聚精會神的樣子，還有周圍那滿滿的書。

與你相比，我的閱讀好像也太隨興了吧。有時候，會去買一本書只是因為書裡的一句話。

前兩天，在商務印書館看到梁宗岱的《詩與真》，原來只打算稍微翻翻就放下來的，可是，忽然看到一個句子，就是但丁《神曲》裡的第一句。

平常我所讀到的這句，不外是：「當我行走在人生的中途」、「當人生之中路」，或者是「當我三十五歲那年」這樣的譯文。

然而，梁宗岱譯出的卻是：

「方吾生之中途」……

這麼端麗的句子，是對人心的一種碰撞。

能夠譯出這麼美好的感覺的人，寫的書應該也很好看，於是，我就買了這本書，並且在回淡水的捷運上，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。

果然，雖說是遠在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五年這幾年寫成的文章，可是，一翻開來，有許多段落就好像是此時此刻專門在為我解說的一樣，使我不得不一頁頁地細讀下去。

在說到為什麼鍾嶸竟然只把陶淵明列為「中品」時，梁宗岱是這樣解釋的：

「……我以為大部分是由於陶詩的淺易和樸素的外表。因為我們很容易把淺易與簡陋，樸素與窘乏混為一談，而忘記了有一種淺易是從極端的緻密，有一種樸素是從過量的豐富與濃郁來的，『彷彿一個富翁的浪費的樸素』，梵樂希論陶淵明的詩是這樣說的……。」

錦媛，忽然之間，我就想到了你一再向我解釋的「揮霍」，還有米蘭·昆德拉所引用的捷克詩人楊·斯卡瑟的那段詩句：

詩人並不發明詩

詩在那後面的某個地方

許久許久以來它就在那裡

詩人只是發現它

不知道爲什麼，忽然覺得心裡有些地方亮了起來，而這個時候，我乘坐的這一系列也剛從關渡站後暗黑的隧道裡右彎出來，眼前就是淡水河的出口，對岸的觀音山用很濃很重的大塊的墨綠，把寬闊的河面反襯得明亮極了。

置身在這個物我彷彿都通體透亮的時刻，心裡充滿了難以言說的愉悅和感動，好像隱隱知覺了那個巨大的存在，可是，要向誰去道謝呢？

錦媛，這是多麼幸福的時刻！心中所受到的碰撞不只一處，也不只一個方向；忽然間好像領會了許多東西，可是，在同時，又很明白這些領會是窮我一生也不可能把它們召喚出來，更不可能去一一解釋清楚的。

錦媛，人生會不會有這樣的剎那？忽然感知到了自己周遭如此巨大的存在，在無垠的時空之中，我的生命，只是那如沙如塵極爲細小卑微的一點，而周遭的深邃、浩瀚與華美，對我來說，卻都屬必要，也都屬浪費。

關於「揮霍」，你給我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巴岱儀（G. Bataille, 1897-1962）的一段話，我的了解是如此：

「有機體的存活，受地球表面的能量運作所決定。通常，一個有機體接受的能量都超過維持生命所需。這種過剩的能量如果無法轉而供給另外的有機體成長，或者，也不能在一己的成長中被完全吸收，它就必然會流失，絲毫也不能累積。不論願不願意，它都必須或似輝煌或如災難般地被揮霍殆盡。」

不論願不願意，每個生命，都必須激烈地以或悲或喜的方式，來釋放自身那豐沛的過剩的能量。錦媛，這就我所能了解的「揮霍」嗎？

生命本身，是宇宙最深沉的祕密，是奢侈的極致！

有一年夏天，睡在花蓮瑞穗的山中，夜晚仰望星空，發現星群聚集得又多又密，竟然有了像浮雕一般的厚度，又像是我們在濕潤的沙灘上用力

撥弄出來的大小小深深淺淺的漩渦，那漩渦之中，星群的密集度，比梵谷所畫的星空不知道要超過幾千萬倍！

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星空，在震驚的當下，我的心中也彷彿接受了一種難以言說的碰撞，覺得悲傷，卻又感受到深沉的撫慰。

一如詩人所言：

「許久許久以來它就在那裡。」

是的，它其實一直都在。那一刻，我只能說，好像是簾幕忽然被拉開一角，我才知道，環繞著我的竟然是如此幽深寬廣的舞台。

海北的兄長，劉西北教授，也是位物理學家，二十多年前了，他曾經對我說及一段他在實驗室裡所受到的觸動。

那是更早以前，用電腦做計算越來越得心應手之時，有一次，他把原來是以字母來做區別的範圍，都換成用不同的顏色來代替（譬如以深綠代

替慣用的A，以淺藍代替B等等）。那天深夜，走進實驗室打開電腦，忽然看見用顏色來作區隔的驗算結果，竟然呈現出如蝶翅又如萬花筒般的畫面，繁複、炫麗、對稱卻又變化多端，那震撼讓他久久不能平復。

我追問他做的是什麼實驗？他起先笑而不答，待我再問，他的說法卻讓我至今難忘。

首先，他聲明，如果用正確的方式來向我解釋，我是絕對不可能了解的。所以，他只能以錯誤的方式向我稍作形容，也許，我反而還可以試著去想像一下那實驗的面貌。

然後，他說，我們每個人在輕輕一揮手，一迴身之際，周圍的空氣裡會有許多相對應的細小的力量，以無限繁複的方式延展或呼應著我們的動作；當我們行走之時，身前身後，有許多細微的，眼不能見的波動和變化也如影隨形，宛如彩翼，宛如織錦的披風。

錦媛，這就是在物理學上可以演算可以證明的巨大的「揮霍」嗎？

生命的面貌，遠比我們所能見到的更為精細、繁複與華美。

錦媛，如果我在十字路口與你不期而遇，我們互相揮手的那一刹那，就會有隱形的蝶翅在空氣中緩緩舒展，整個世界，為你的一顰一笑，一舉手一投足，不斷地變化著奢華無比的畫面。

想像著這一幅畫面，這原本是無比真實的存在，卻由於我們自身的眼不能見、手不能觸、耳不能聽和心靈的無所感知而被忽略甚至被否定了的世界，錦媛，我因此而明白了，這世間的一切「隔閡」想必也是如此。

對「真」是如此，對「美」是如此，對「詩」更是如此。

所有的詩人在「發現」詩的過程裡，都必須透過一己的生命，將現實中的觸動重新轉化。而由於生命的厚度不同，感知的層面與方向不同，（甚至包括那不甚自知的暗藏的信仰的不同），呈現出來的，就會有千種不

同的面貌，讀者去閱讀與品評之時，又會由於自身的差異而生發出更多的變貌來。

「南山」恆在，「菊」在秋天也總會綻放，但是，當詩人寫出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之後，便成為千古傳誦的文字。

一首詩之所以會包容了這麼多生命現象，被這麼多的心靈所接受，也許不全是因為文字本身，而是在所有意涵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的牽連。心與心之間的觸動，不也是會生發出一種難以言說的憂傷和喜悅？宛如透明的蝶翅，宛如隱形的織錦的披風。

所以，我們其實無權判定，何者是「紀實」，何者是「夢幻」。相對於宇宙的深邃與浩瀚，我們甚至也難以判斷，何者為「廣大」，何者為「狹小」了。

如果有人感知了你所不能感知的世界，因而親近了你所不能親近的「美」之時，請別先忙著把他的詩作歸類為「夢幻」，因為，有可能，他的

每一字每一句都是「紀實」。

當然，我們也無法斷定，那些激昂慷慨，所謂擲地有聲的詩篇；那些在詩中以豪俠和烈士自許，期盼著自己的詩筆能如刀如劍的詩人們，在此刻是否更近於「夢幻」？

這渺小的一生，在巨大無比的時空裡，簡直難以定義。

齊邦媛教授說：「對於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時間和文字。時間深邃難測，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，簡直是悲壯之舉。」

可是，每當新的觸動來臨，我們還是會放下一切，不聽任何勸告，只想用自身全部的熱情再去寫成一首詩。

所謂的「揮霍」，是否就是這樣呢？

回答我，錦媛。

0
0
5

關於揮霍【代序】

輯一：鯨・曇花

0
2
6

南與北

0
2
8

亂世三行

0
3
0

初版

0
3
2

回函

0
3
4

蜉蝣的情詩

0
3
7

川上

0
3
8

黎明

0
4
0

夏日的風

0
4
2

譯詩

0
4
4

燈下之一

0
4
6

燈下之二

輯二：素描簿

0	0	0	0
7	7	7	6
4	2	0	8
舊信	真相	寂寞	荒莽

0	0	0	0	0	0	0	0
6	6	5	5	5	5	5	4
2	0	8	6	4	2	0	8
驛站	異鄉人	試卷	鯨・曇花	秋光幽微	幸福	冰荷	此心

輯三：兩公里的月光

0 7 7

四季

0 7 8

素描簿

0 8 0

詩的本質

0 8 2

無垠廣漠

0 8 8

契丹舊事

0 9 2

六月的陽光

0 9 6

創世紀詩篇

1 0 6

頌歌

1 1 0

天上的風

1 1 4

二〇〇〇年大興安嶺偶遇

1 1 8

悲歌二〇〇三

1 2 2

尋找族人